陶廬雜錄

陶廬雜錄卷六

小西厓　法式善

日知錄曰柳宗元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又曰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

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所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又曰巡檢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又定爲考課之法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何者巡檢遏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决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

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牌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

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語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晝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詗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幷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

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畧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畧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絶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

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愞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

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籌盡矣此縣令之以比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

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羡之荅云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葢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邪（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

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尙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尙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

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主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其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尙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淩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

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

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部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尙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

使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因河以為漕者禹也壅河以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

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走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輕重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畧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鈔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

人爲牽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顚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

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鈔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闒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

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黃宗羲曰古之取士也寛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
其用士也寛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
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
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寛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
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
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
之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

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寬其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即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

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文獻通考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

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强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又曰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

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

又曰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煑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

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

通志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爲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從之於是留步士萬人屯田大獲利明年

遂破先零屯田詳見充國傳魏武帝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頴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閒土下

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杜預在荆州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

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宿衞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爲廩穆帝昇平初荀羨爲北部都尉鎭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戸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畒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之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尙書左丞蘇

珍芝又議修石轆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敝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

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
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天寶八年
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
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
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
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上元中於楚州置洪澤屯
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古賫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
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
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

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明皇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撿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五十一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六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

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二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十八貫遂寧府都當錢二千七百九十三貫果州都當錢九千九百八十七貫邛州都當錢三百七貫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至貞元八年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怨武宗即位鹽鐵轉運崔珙增江淮茶稅是時茶

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

魏冰叔裏言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朦朧須要一箇透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箇穩然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畫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

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使其不饑寒暑濕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

其可感故人鮮爲之是故施恩者不必蘄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

澗泉日記范純仁諫神宗引漢文帝身衣弋綈事以致天下豐富上曰致天下豐富亦須有政事若但人主服皁紬袍皮履遂欲天下豐富亦無此理滮因思此語所以啓王安石青苗之論惜乎范忠宣公不能再進言于君若因而諫之謂以有限之財濟無窮之用恐難以豐

富則神宗亦必感動進言不盡其說適足以稔禍不足以弭禍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文正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

笑諸公皆謝曰王且遠識非臣等所及

陳晉公爲三司使眞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淮陰初見漢高論劉項優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談之頃已灼見楚之并於漢矣諸葛亮初見昭烈言吳在所當交荆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輿地圖而天下鼎足之勢指諸掌上李綱之禦金人謂可守而後可言戰可戰而

後可言和雖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勢不出此二語
此經綸草昧手故言皆得其要領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嘗試論
之秦若無沙邱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無蕃武之
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
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
溫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覆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
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實啓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
一轍
宋英宗時王廣淵除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姦邪不可

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世私自結于陛下豈忠臣哉

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韓忠獻公琦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戮人雖殺人多而非傷己之仁當其罪殺人雖日殺百人而不取人之怨

縱賊飲酒豈云翦惡絕纓茹湯非以防邪漢文帝餽金
錢唐太宗給布絹俱非刑賞正道

于公謙王公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冤謙但
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時印綬尙寶諸內官
聞之徧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疑不知
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
去但不知何在老官人某尙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
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
召襄王及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
宮暖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于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某

處盜以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閽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冤者亦有之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

韓魏公不分別小人然後能去小人蘧伯玉恥獨爲君子然後能成君子

做人要脫俗而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而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

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往謝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廩祿所拘管耳賈爲之歎服唐王起歷省寺三任節鎭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耆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自足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前語醍醐

翻成毒藥

武后謂仁傑曰卿佐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爲長者

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邱

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野客叢書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其艱得嗣息如此觀其晩年上䟽論民閒以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艱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閒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刳胎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褓襁尋至夭失乞舒李獄

以俟有孕者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爲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爲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溥又思世有不爲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爲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焦氏筆乘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丁共作一坊官立間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爲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于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

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爲百石此外更無租賦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營田戶是如此棄地即爲公田矣案此名營田者是給公田令浮戶爲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十頃不與編戶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咸屯兵爲之趙充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田兵爲之今入民戶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閒也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荅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司馬文正公作相日親書牓稿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

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亟訪請不語及

眞宗朝李沆王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故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加威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胸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蓋服其明識也

慶歷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御史臺有閽吏隸臺中四十餘年諳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梃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梃否則直其梃此語諠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諷爲中丞閽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閽吏忽直其梃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梃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呼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大凡役使者授以法而觀其

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舊皆用小鐵錢十當銅錢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張詠西川轉運使黄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大鐵錢每貫用二十五斤八兩成直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後以鐵重多盜鎔爲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淩策言錢輕則行者易齎錢小則鎔者鮮利請減景德二年之制其見使舊錢亦令仍舊行用從之

宋朝鼓鑄饒永平池永豐江州廣寧建寧府豐國四監歲鑄銅錢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兵革州縣困敝鼓鑄皆廢紹興初併廣寧監于虔州併永豐監于饒州歲鑄纔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廩稍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爲作亂權罷建州鼓鑄二年復鑄錢十二萬緡泉司應副銅錫六十五萬餘斤光宗紹熙二年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銅錢一准鐵錢四禁之當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恐以鐵錢收換或以會子一貫

換錢一貫省其銅錢解赴行在及建康鎮江沿江州軍關津去處委官檢察又于江之南北各置官庫以銅鐵錢交換凡沿江私渡及極邊徑路嚴禁透漏

陸稼書思辨錄序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蔕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

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閒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

姜西溟曰古道義之交以贈言不以財賄以性命不以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衆之所賤吾貴焉不以形迹嫌也衆之所棄吾取焉不以獨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於道斯已矣

寇永修山居日記云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若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

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

石成金官箴約生而為人無益於世則不如無生仕而為官無益於民則不如不仕

陸稼書靈壽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條陳時務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與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

遂入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澇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猝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尚艱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絀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於水旱竊思屢年以來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旣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

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甸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世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奬勵此亦一策也

王爾緝區田法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爲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雖無他書可

證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辦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荒旱之時水泉闕少之鄉尤宜重區之意也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闊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內則又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區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者倘不爲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竊謂其法眞貧家濟荒之勝策

但如隔區間種不但中道難行亦且耘鋤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闊狹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通畛爲度而畫一種禾之溝亦以通畛一尺五寸爲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渥灌之爲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嘗庚子辛丑大旱時亦曾力務爲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頗勤亦只可畝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說或古人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大旱之歲鄰田亦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石之獲果若數口之

家能殫力務成二十畝區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嗚呼豐儉不常是乃天道家無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責上下關於己身即夫思患預防可無慮歟

陸桴亭云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鍬钁墾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於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而得粟欲數十倍於縵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而用之

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甽甽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畝間爲隴隴廣一尺積甽中之土於隴上一畝之地闊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爲甽隴三十道畎之首爲衡溝以道灌輸夫甽隴分則牛犁用矣衡溝通則車輦便矣甽廣於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礰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爲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鋤生葉以上乃漸耨隴草壝土以附之其隴下進及應閣水復水俱依今農

法治之當必有驗

惠仲孺論荒政荒政之弊有四一曰勸分二曰抑價三曰遏糴四曰行粥古者千室之邑藏千鍾萬室之邑藏萬鍾是以勸富分貧而食自給且貯米於囷一歲而陳藏穀於廩十年不敗足民爭旦夕之利惟恐弗及而莫有爲十年之計者故江南無藏穀之家有田數十頃米數十囷僅數萬家之一分一家無以給數萬家而一家先受其弊富民貧之母也疾其母而不能活其子亦何利之有焉此荒政之弊一也凡物多則輕少則重是以古之爲國者多則斂之使重少則散之使輕未聞有抑

價者亘以價不可抑而平也江南既無藏穀數十州之
衆咸仰食於商則米商實爲民之司命彼價亘則坌集
價輕則轉而之他覦利用趨四方無擇也抑價之令下
則米商以折閱而莫至吾恐米益乏價益騰躍將使菽
粟如珠玉其誰能抑之且抑之是教民爭也桀黠之徒
必有挾持憲令起而强糴者姦宄亦將嘯聚飢民乘時
攘奪則盜賊四出而莫可禦此荒政之弊二也菽粟之
流於天下猶血脈之流於一身流則通遏則壅其理易
曉況一郡之儲有限而天下之積無窮不能通無窮之
積而徒遏有限之儲其罄也可立而待或曰遏糴所以

防海也防海之法嘗聞之矣今不思所以防之之法而遏糴是聞吾恐海人之糴者自如而徒使平民搖手觸禁也此荒政之弊三也先王行糜粥以順時令而非以救荒東漢嘗行之而民多餓死良以胥吏乾沒賑恤有虛撩以石灰揉以糠粃名為活人其實殺之又壯者得餔而不能及於細弱羸老之民近者得餔而不能徧於深谷窮巖之域活者二三而死者十七八矣且萃數千人而行粥於市則氣之所蒸將成癘疫衆之所聚必有姦偷其患不細惟閭里長厚者可施之一鄉而非有司之所宜行也此荒政之弊四也余以爲勸分不若開渠

抑價不若通商遏糴不若廣糴行粥不若藎戶宋汪綱知蘭溪縣會歲旱躬勸富民浚堰築塘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此開渠之法也浙東饑宰相王淮薦朱熹爲提舉常平事以振之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民以不飢此通商之法也江右饑辛棄疾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强糴者斬召官吏儒生商賈各舉有幹實者貸以官錢蠲其息俾出糴他郡期終月至城下發糶由是連檣而至米價自平此廣糴之法也江東旱提刑史彌鞏以爲振荒在得人俾藎戶爲五等甲振乙糶丙爲自給丁糴而戊濟

此義戶之法也顧在於今則猶有難行者常平廢而廣糴無本錢關稅重而通商無厚利義戶則胥吏上下其手而貧富不均開渠則富民靳固其財而怨咨或作惟損益古人之法而裁取其中商搉今日之宜而務先其急則四者皆可行也江南素稱澤國環三江跨五湖橫爲塘縱爲浦支爲涇爲蕩爲濼所以引灌漑也堰以瀦之堤以東之牐以時而啓閉之所以節水旱也今堰牐不修而支渠淺澱水至無以泄橫流之潰水退無以漑高仰之田故雨則溢而旱則涸當勸富民計畝出錢以給下戶俾廢者修淺者濬而益深焉則貧富兩以爲便

救一時之患而成數百年莫大之功則開渠之法可行也今山東豐而荆湖熟江南赤地千里貴者金賤者土則灌輸之利權在米商或不能蠲其征當半減以招之則楚帆湘柁啣尾而來大艑高檣泊於水市者相望也物聚價輕又焉用抑則商通之法可行也廣糴之法當聚耆老及鄉先生舉富商之謹愿者假官錢爲本而使出糴荆湖糴十而糶二則有二分息糶三則有三分息以本還官剖其息而中分之半賑饑半予商而稍優其直其餘則畧倣眞德秀之治潭而立惠民倉辛棄疾之治福而置備安庫以爲水旱盜賊之防則廣糴之法可

行也釐戶之法當倣韓琦河北救災政而擇甲戶之以貲爲官者憲司禮請之屬以計口均戶而分五等每縣若干都每都五人視民居稀稠而增減其數復授之粟而屬以親至某鄉聚民均給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一周終而復始至麥熟止仍令糶粟之所給粟之所俾均主之而有司總其成如此則以戶均戶以民振民旣不侵牟亦無擊頓且人情各愛其鄉而又恐負憲司之意必相與從恿從事而惟恐不均則釐戶之法可行也蓋荒政大畧如此若夫以實心行實政則存乎其人

黃子正保甲論夫保甲之設所以弭盜逃而嚴奸宄法

至善也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視爲具文而又紛紛焉日見其奉令之擾究無其取效之實遂以保甲爲厲民之具而弛之其不與因噎而廢食者等乎所謂保甲者有古寓兵於農之意焉有古比閭師胥之制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率戰今之州邑惟快壯數人供奔走而已若倣井田出甲卒之遺法以遴選鄉壯而訓練之使知義勇而樂戰夫非寓兵於農之意乎古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有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有長今保甲之

法十家有長曰甲長百家有長曰保正一鄉有長曰保長以次相統屬而行稽察之政焉至於壯丁無事則暇日以教練有事則聞警以救援皆保甲長相率而趨夫非古軍旅伍卒之用乎然而保甲長類多報充詎堪勝任必親加遴拔以足馭衆而急公視才之大小以爲用是又將用命卿師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古者比閭之制德行相規患難相恤死喪相賙師胥之制有故則設備有盜賊則追捕有奸宄則互相稽務令比戶有可封之俗室家享康阜之娛今保甲之法設爲保長壯丁分布城鄉聯絡村舍平時修防講備臨時協力

救禦至於保里之中有德善孝弟則舉而旌之有無良匪類則舉而懲之以及子弟訓之謙和而好禮父老勸其推𨜏而好義一里如是各里如是一鄉如是四鄉如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謂保甲之害者如王荆公抽民兵以遠事征伐妨農稼以簡閱戎伍使百姓軍裝餱糧而自備死亡窮困而莫哀是其所以爲害也所謂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撫贛命州邑設保甲以綜理一鄉立甲長以稽查十戶清排門使奸究之無可藏選壯丁使防禦之有足恃是其所以爲利也推原其故荆公驅民以爲兵以之遠戰於邊隅文

成節壯以爲民以之近守其閭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較然乎今州邑之修舉保甲能毋視爲具文得其要而行之將詰奸不出於其家防護不出於其村禦侮不出於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爲衛也即其近家之人而爲之甲長即其近村之人而爲之保正即其本里之人而爲之保長是甲長保正諸人皆所熟識也其甲保長等又必選擇而任之是其人必皆老成奉法者也至於傳集徵召不同公差查報拘催不煩牌票而悉聽保甲之自爲承稟百姓獲終歲之安官司無一文之費若是行之者既有其實效奉之者亦無其煩擾由

一邑而推之一省由一省而推之天下誠弭盜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見其爲厲民而可廢之哉

陸稼書弭盜策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既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絶於既萌之日不若絶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吾民耳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爲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

也司徒教稼穡鄭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極賦用其一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尙者虛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爲盜賊無自而有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

勦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絶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淸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龔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閒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之所乎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

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敎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在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爾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

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恆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之區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為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靖者也所謂凡民罔弗憝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可也或剿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為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脅從撫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

弭於既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既形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不躋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虞未之前聞

惠仲孺論訛言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勿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何謂鎮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

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譁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去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安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

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鎮以靜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埸白晝火葢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宗時溫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

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隷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法平米有不鎮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鬬秦之亡也以狐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爲亂哉

王爾緝餉兵兼用麥米說兵糧八麥二米此漢代餉軍

法也然使不便於兵卽三代之法亦須更變何況於漢今則按實推論此法蓋於兵甚利且不獨利兵並於國於民無一不利也兵以氣壯勝氣以美味充腹壯麥米皆養人之物而麥麪之味則視米味爲美其性則食之視米性爲足增氣而健力故北方人無一日不食麪餅而如陝省渭北一帶則且一日三食此物卽陝省坐鎮之兵每領來官米亦往往糶錢市餅麪而食也故曰於兵甚利國之用兵爲禦寇爾兵氣而壯是乃制勝之具利也何如況西北省多夏旱故麥率十年七八成而穀則生長成就於三夏十年中往往四五薄歉餉兵八麥

二米既屬兵情所宜且於國家備預兵餉之途爲尤便兼麥輕於米運送亦省脚力故曰於國亦利國家之廪糈皆民力所輸而兵用爲多至於今日則西邊用兵其供用爲尤多若通用麥米則小民可就夏秋之獲均輸而易辦況北方諸省種麥三倍於種穀故諺有三秋不敵一夏之語兼秋穀多薄時爲民病故兵糧不但宜麥米兼餉抑且斷宜麥八米二爲不可易之經常益一通變而利兵兼足利國而且以利民法莫良於此也如以麪性易變爲疑則何如易麪以麥一 如漢代之制又倘以磨具爲難則獨不思邊上駐兵之鎮每城不下千家

數千家何家不有磨具一磨一畜一日可得麪五六十斤即可養五六十人況如但有微利即磨主閒丁無不可代辦而正有不需於兵之活法在乎倘又謂大營乏磨獨不思巴里坤久住之兵一隊各製一磨只一匠三數日之工力乎且即使不設磨具口外氣候涼冷但令邊庭所運之麪麥不必入水淘洗即麪可久貯數月且即全解淨麥兵丁或炒而食或炒熟搗末作餅而食或即食炒麪總之盡勝陳倉粟米之味之性而通行不難蓋即腹裏地方磨具在前亦正有或炒而食或炒熟搗為炒麪而食者種種皆是想漢代兵餉入麥二一米亦皆

不離此法隨宜而用斷不至於生吞渾咽卽又何疑於今也是在任餉兵之責者以圓機調劑收此全利以助成奏凱之全功且永爲餉兵立此良法垂裕百世爾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可以通天下之情

徐原一治河說古之言治河者衆矣河旣善徙決無常處治之亦無常法在因其時相其地審其勢以爲之便宜而非可以數見之陳言已湮之故蹟謀其實效也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漢之賈讓元之賈魯今觀其前後三策僅可施之北河與今日東南之勢大異卽明朱濂之

說浚淮導濟南北分行亦非今日運道所宜若徐有貞之治水開踈水渠其說專主乎踈謂一淮不足以受全河也劉大夏之隄荆隆鎮安平其功特著乎塞謂取全河而注之一淮也與今之所患河不入淮其勢又不相侔矣今　朝廷之上不惜以重費鳩工而河臣仔肩於下勅限受事庶幾底績可期然善後有策豈無說以處此乎請以今日之黃河論之歲修有防矣搶築有備矣遙隄縷隄在在相望矣乃一逢潰決制禦莫施數年以來屢見於宿遷桃源之境此地去海甚近而每多衝決非海口之淤為之乎自白洋以東向之河身廣為一二

里者今止以數丈計即新開引河力爲利導而河性不趨則雲梯關之壅塞非一日矣論者曰隄防既立水必歸漕藉以衝刷海口可不濬自開然沙壅日久土堅且厚即上決已塞而欲用水攻沙正恐下流難達其勢必將別潰是必雲梯關之工與桃宿決口並舉而逆河入海之遺意庶乎無失也請以今日之淮論之淮以上爲七十二溪爲洪澤淮以下爲白馬汜光諸湖中立一隄障使東指所恃者惟高堰耳高堰一傾淸水潭數決致淮揚二郡巨浸累年今高堰修築已成淮水宜盡向東行而淸口之流淺隘如故懼淮水之復入諸湖是必大

關清口與高堰一工彼此相濟而後其可無虞也請以今日運河論之運河以內有淺涸之虞必取給於山左諸泉而昔之水櫃如馬踏高柳等湖今成平陸一遇旱乾必有淺阻是五湖舊蹟不可不講也運河以外有衝擊之虞如曹單金魚諸縣南臨大河惟賴太行古隄障之今河勢不東慮其北走聞曹單以西掃灣而北漸逼館陶是張秋之決曾見於順治間者不可不預為之防也請以今日黃淮之交論之清口以南有清江浦其北有清河縣其東有徐家溝雲梯關而黃淮交會之要地全繫於清口今清江浦外漲沙長及數里水力不足以

刷之是必別建一工開引河於厚沙之中然後東行之勢可復也請以今日黃運之交論之運河之口必達黃河而黃河一漲必入運河濁流倒衝不久旋淤如直河董口駱馬諸道數遷數淤其明驗矣今既別開阜河安可不為之長計乎閘昔之茶城有鎭口三閘今之淸江有通濟三閘皆防黃水之溢入耳宜倣其遺制立啓閉法以截黃流概於閘外數里立每歲冬春大挑法以爲常不然而黃漲必淤紛紛遷改終無益也故曰異代之法不可以治今日之河此河之治不可以爲彼河之法時爲之地爲之勢爲之矣安敢以膠柱之見築舍之謀

取舊日之陳言輕爲借箸哉

陶廬雜錄卷六